

怀念——  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  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# 母亲为什么能够长寿

□李学勤

2008年8月31日,我的101岁老母亲悄悄地走了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家人还以为她在午睡,当省立医院的专家们来查诊时,我和老伴千呼万唤,老母亲始终没有醒来。她走得那样安详,没给儿孙带来一点一滴的麻烦,母亲寿终正寝,留给我们的只是思念,永远的思念。

母亲生于1908年,跨越了晚清、民国和共和国,她经历了战乱、饥荒、疾病和骨肉分离等多种磨难。一生的坎坷、不幸和苦难,把母亲历练得坚强而刚毅。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,我的外祖母家在鲁中远近闻名的风景区——临朐县老龙湾附近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母亲坦荡的性格和长寿的基因大概与水土有关。

母亲生育了8个子女,前6个先后夭折,主要原因是饥饿和没钱给孩子治病所致。父母40岁左右的时候生育了我和哥哥,中年得子,舐犊情深,为了保佑这两个“族根”,采取了寄名的办法,给我们拜了“干爹”、“干娘”。我俩从小称自己的父母为“叔”、“婶”,意思是他们命里担待不起这两个儿子。我们是幸运的,除了老人家的悉心呵护外,由于赶上了新时代,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下,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。

人生是一个积累,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母亲倔强的性格。每每回忆起母亲在那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,为了子女而积劳成疾,为了子女而起早贪黑,我有说不完的感激、感恩。

我的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,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,却执著地支持我们读书。记忆中母亲谆谆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是:“必须好好读书,将来才有出息!”像我们这样家徒四壁的人家,连维持生计都十分艰难,哪有条件上学?而两位老人用非凡的毅力十几年如一日,弊衣箪食,支持我们上完小学、中学,一直到大学。

最难以忘却的是,每学期开学我和哥哥的学杂费和书本费,总共十几元,这笔开支就像压在父母头上的一座大山。每到寒暑假期间,父母都在想办法为我和哥哥筹募学费。由于村子穷,他们从村东借到村西,经常两手空空而归,父母那种无助和为难,几乎到了乞哀告怜的地步。夜晚父母愁得辗转反侧,听到他们长吁短叹,一筹莫展,我心中的酸楚难以言表。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,父母一门心思想支持我们上学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。

集体经济不景气,副业收入被当做“资本主义”封杀了,家庭债台高筑,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学,母亲主要靠饲养的几只母鸡积攒学费。那时候鸡蛋几乎是农村唯一的营养品,可母亲从来不舍得自己吃一个,每攒到10个(当地称“一把子”),就拿到集上卖掉,除换点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外,剩下的就是我们上学的开支。

赶上较好的年景,家里还要养一头猪。为了节省粮食,

## 逝者档案



- 姓名:张福俊
- 年龄:101岁
- 籍贯:山东临朐
- 生前身份:农民

母亲每天提着篮子到村头地边割青草做猪食。年过半百的母亲是小脚女人,为了寻找猪草,经常走到很远的地方。有一次不小心,掉进一口深井,幸亏是“枯水”季节,被人及早发现救了上来。母亲不仅掌持家务,还要参加生产队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,挣点工分,天天累得八病九痛。

有病的母亲从不去找医生。我每逢放学回家,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是用茶碗蘸着水给她刮脊背、胳膊和脖颈,这样可以让她稍稍舒服一些。第二件事是接过她的篮子,去打猪草。

父亲有老胃病,又有腿疾,但生产队挣工分主要靠他。由于生活条件差,父亲瘦骨嶙峋,连挑水的力气都没有。家里人畜饮水需要走很长一段路,父亲拄着拐杖,步履蹒跚地去挑水。村里人看到这个场面,每每认为老两口“犯傻”,放着两个小伙子不在家务农,上学就一定成材吗?

1960年冬天,我刚刚出嫁的姐姐得了肺结核。因姐夫去闯东北,治病的任务又落到父母身上,当时县医院治疗无效,病重危笃,在转院的途中,姐姐病故在三轮车上。噩耗传来,父母如五雷轰顶,姐姐是他们唯一的女儿,姐姐走后,母亲天天在村头哭喊哀号,这种撕心裂肺的哭声,让过路人都潸然泪下。姐姐勤劳、孝顺,母女俩感情笃深,母亲思念女儿,魂牵梦萦,昼夜用泪水冲刷悲痛。饥饿、债务、丧女、疾病,简直把这个家庭压扁了!我当时有退学的

想法,然而父母还是那句言近旨远的话:“孩子,你们好好上学,天塌下来我们顶着!”

父母历尽艰辛支持我们上学,我们兄弟俩也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,先后参加了工作,成为了机关里的公务人员。父亲由于身心交瘁,积劳成疾于1973年病逝。我们把母亲接到了省城颐养天年。

母亲进城后,已是“人过七十古来稀”的年龄了,随着时代和家庭的变化,真正告别了贫困,她老人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,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。但我最了解她的内心世界,她并不是愉悦的。她十分眷恋家乡那块黄土地,更思念那里的乡亲,每每老家来人,是她最兴奋的时刻,不仅张罗款待,还问东问西。母亲曾无数次提出回老家安度晚年的要求,恭敬桑梓,是她一生最大的夙愿。为了让老人家开心,我们曾多次送她回老家住上一段时间。

我们兄弟俩先后来省城工作后,虽然离母亲近在咫尺,但不能经常见面。兄长一段时间在外地做领导工作,我做国际贸易,经常出差。有时一两周,甚至一两个月也见不上一面,老人家对儿子的牵挂丝毫未减。随着我们工作责任越来越大,老人家对两个儿子更是萦怀依恋。几天不见面,就要打电话询问。有一次我赴国外考察,在境外关掉手机,当回国后刚打开手机,第一个电话就是母亲焦躁的声音:“你到哪儿去了?我可放心不下呀!”我都是50多岁的人了,老母亲见不到儿子仍然是牵肠挂肚,激动得我流出眼泪。走遍天涯海角,最幸福的是有母亲的牵挂。

老母亲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,她最喜欢的是粗茶淡饭。她最不喜欢的进饭店就餐,每当“买单”时,她总是动情且心痛地说:“花这么多钱,不是咱老百姓过的日子。”

母亲对我们工作的事,从不添麻烦。在她眼里,“官大”“官小”无所谓,只要平平安安就是幸福。她不论住在哪儿,特别喜欢与邻居们“唠嗑”,凭自己饱经世事的阅历,经常逗得众人捧腹大笑。她舍不得乱花一分钱,还经常捡一些废品和家人舍弃的旧家具,塞得住室满满的,让我们哭笑不得。如果有人谈起她的两个儿子,她既不母以子为贵,也不矜不伐,始终保持平民的心态。

老母亲2003年春天因患脑中风,全身瘫痪。5年半的时间,我和老伴“全天候”服侍她。尽管由于长期过度劳累,使我和老伴皓首苍颜,但内心里仍有寸草春晖的感觉。老人走后,家里和心里总觉得“空荡荡”的,睹物思人,留下的是悲痛和永远的思念。

过了一辈子穷苦生活的母亲,为什么能够长寿?亲朋好友都见仁见智地发表观点,作为当儿子的最有发言权。我认为主要是有四条:一是豁达性格,二是常年劳动,三是粗茶淡饭,四是喜欢喝茶。

# “妈妈语录”征集启事

倪萍的《姥姥语录》一直热销,那位小脚姥姥的日常言行中包含着无限的智慧和爱,读来是那样令人感动并给我们人生的启迪。今年的母亲节来临之际,让我们回忆和记录一下妈妈留给我们的“语录”吧。

征稿要求:篇幅可长可短,可以写成一个个小故事,也可以整理成一句句的“妈妈名言”。只要真实,只要精彩即可。稿件请于5月3日前发至:qm85193207@126.com

稿件欢迎配发妈妈的照片及简历,请在稿件后注明联系电话。

## 我们心中的蛀虫

□平遥

父亲去世后,遗嘱里把财产分割得很公平:房子和房子内的一切给我,和房子等价的存款留给了妹妹。办完丧事,我们开始收拾房子。妹妹在书房里找到了一只旧皮箱,她抬眼看我,眼神复杂,有说不上来的一种隔阂感:“爸爸有整整一箱字画。”

父亲喜欢丹青我们是知道的,却不知他什么时候收藏了这些字画,那些字画的宣纸有点泛黄,是年代久远的颜色。

“怎么从来没听爸爸说起过这些字画?”我听出她的怨气,似乎认定父亲故意偏心留给我才不让她知道。

我讷讷地解释:“爸也没和我说过。”

妹妹悻悻地看着字画,一声不吭。因为父亲在遗嘱中说得明白: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归我。妹妹不告而别,留下我坐在房间里哭。第二天早晨,我接到妹妹的电话,她犹犹豫豫,好像有话不知该怎么说。我知道她想问字画的事,说:“是不是关于那些字画?”

她顿了一下:“是,我觉得爸爸的遗嘱不公平。”

“你想怎么处理?”

“我们平分。”妹妹说得干脆。

我忍着快要掉下的眼泪说“好”。伤心的不是要被分掉一半的字画,而是妹妹的迫切。

电话的最后,妹妹急切地说出自己的安排:“姐,我们请字画鉴定专家鉴定一下价值吧。不然,我们不懂也分不公平。还有,在分那些字画前,最好把箱子封上。”

中午,妹妹又打来电话,约我一块去把封条贴了。封条是她用电脑打印

的,上面签着她的名字,按着她的指印,也给我留出相同的空白处。看她忙得一丝不苟,30多年来我第一次感觉她那么陌生,甚至不如一位普通街坊熟悉亲切。

之后的几天很平静,妹妹偶尔给我打电话,全是商量字画的事,好像我们的关系就靠这箱字画来维系了。周五一早,妹妹敲开房门:

“我找到了一个鉴定专家,姓吴,他可以免费帮我们鉴定。最好今天就去。”

我们把皮箱抬上车,整整40多分钟的车程,谁也没开口说话。

泛黄的字画摆满了吴先生的工作台。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,吴先生放下放大镜和手里的参考资料,让我们把字画收起来。妹妹小心地问:“能不能麻烦您大体说说每张字画的的市场价值?”

吴先生喝了一口茶水,笑着说:“这些字画是临摹品,没有市场价值,不过挂在客厅里做装饰还不错。”

妹妹气急败坏地一张张翻那些字画,失望又不死心:“怎么可能?怎么可能?”

我的心则莫名其妙地松弛下来,好像终于澄清了父亲没有偏心,也澄清了自己并没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瞒着妹妹的事实。

字画还是被我分成了两份。给妹妹时,她使劲拒绝,我塞到她怀里,然后对她说:“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礼物,大家都留着做个纪念吧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听见她很小声地道歉,这句话开启了我们姐妹的泪雨,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了下来。

我们哭,知道跟这些字画值不值钱没关系。我们都看见了生长在彼此心中的蛀虫,它伤害了相亲相爱的感情,而我们不知怎样才能消灭它。

## 从辣椒到蒜到大葱

□史曙辉

我虽不是作家古清生那樣的沉迷的嗜辣者,但对辣味蔬菜还是持肯定态度,属中级辣迷。常常回味妈妈念叨的谚语:“葱辣眼,蒜辣心,韭菜辣脚痒痒。”

明显地喜欢辣味始于二十岁左右,主要受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,聚焦于辣椒。有心理分析师说,爱吃辣椒的人成功欲望强。确实,那时候吃红红的辣椒,无边的雄心壮志就随着它浓郁的辣劲腾空而起,驾云翱翔世界。后来得了胃炎,吃辣椒的心就渐渐地节制了。

辣椒淡了,又来了蒜。老人们说:“吃肉不吃蒜,营养减一半。”所以我不再听从哥哥的“吃蒜后口中有味”的文明规劝,大胆地吃起来。人家德国人不是天天吃蒜吗?蒜拌菠菜,香;蒜拌猪头肉,香;蒜爆肉,香。

但妈妈和妻子又开始规

劝了:蒜泥拌东西太辣,不如切着,切着也不要放太多。于是吃蒜之心也淡了,虽然不至于“式微”。

就像一位大哥所说的那样:“不吃点辣的不舒坦。”我的辣缘也未绝,又爱上了葱。但不是指洋葱,洋葱从小就喜欢,我现在重点说的是大葱。清口大葱主要是欣赏它的清新口味,久而久之也就适应了它的暴烈之气。常常念着:以前怎么就不喜欢煎饼卷大葱呢?如果现在有那么一套吃着,还是蛮有嚼头,蛮有生活的质感的。

喜欢上大葱,源头还是从视觉开始。数年前的一个初春,来到菜园,明媚的春阳下,碧莹莹的绿葱芽们有力地挺拔着脖子,聪明清纯地瞪着你……看到此景,我想这是我见到的最美的自然景色之一,如果我是画家,我一定要画一幅烂漫的《春葱图》。呀,春天的葱芽,是春之盎然的典型代表。

人间

投稿信箱:  
www.3207@163.com